

## 潘天寿公园(外两首)

陈剑飞

县城繁华处一片静地，端坐其中  
铜质雕像被摩抚得锃亮  
一语未发，静静地看日落月升  
少年官走出的人迈向中年  
当年栽下的小树长得参天茂盛  
只见你慈祥笑容如一道光环  
被缙城固定。琅琅书声

紧邻的潘天寿中学那边传来  
公园上空回荡着青春气息  
学子们吸收着你的定力  
墨晕，隐匿眼镜框底的深邃  
你双手扶住短杖，落地生根  
形神合一。雕像是立体写意  
是一个艺术家对另一个的琢磨  
形塑外表下裹挟着滚烫的心

先生可能会一直坐到天荒地老  
夜半更深，广场的人都散尽  
仍有一轮皓月照耀头顶

清辉如水，如你莹亮画魂  
中国美术史一掬，倒映银汉  
那种高洁！那种犷脾气  
和坐石下这方土地紧攥一起  
也和小城山水的滋养密不可分

## 峡山大井映象

六千人共饮的水源，峡山大井  
停下来，沿大井西路走近  
赶一场大井映象的聚会。整村人  
在这个井投进了无数的映象

以前为打水，现在打捞的是油画  
摄影、鱼拓和船模，比井水更清冽  
井旁清代小屋挂满渔与帆的作品  
没有石头围栏，直抵堤外涛声

三位艺术家入驻，三种不同载体

一幅幅认真地看过去，沉下心  
像沉默的井。故事在水底会泛上来  
犹如浪花，犹如滴水在洗濯大海

## 阳光房搭建后

阳光房搭建后，挪开了书斋  
煮茶、早点，建筑类书都搬上来  
五十平米，足够的光线和新风

鸟儿常来廊外啄食，一长溜菜盆  
丝瓜、青椒、剥叶芥菜和番茄

遥见南山风电的巨叶缓缓转动  
时间流淌，水雷冒出吱吱的声音

书页翻转，喜欢大开本有图片那种  
偶尔划几行小诗，和空气对话  
云朵飘在头上，诉说着风的来向

## 辛苦止鼾路

陈云

凌晨，我被妻轻轻推醒：“你又打呼噜了。”我揉了揉懵懵的睡眠，翻个身，继续睡去。

吃晚饭时，我问妻：“昨晚鼾声很重？”妻白我一眼：“还好意思说！”言毕把脸转向女儿。“我上铺的室友睡觉也打呼噜，好多次被她吵得睡不好觉。本以为放假回家就能好好睡觉，没想到爸爸的鼾声惊天动地，那穿透力不是一般的厉害，我睡在隔壁都被生声吵醒！”女儿嚼着炒玉米粒，慢悠悠说道。竟有此事？我将信将疑：“没那么夸张吧？”女儿抬起脸提高了声调：“原以为‘鼾声如雷’不过是个比喻而已，现在才知道那是真真切切的客观存在啊！”妻苦笑道：“你睡在隔壁才偶尔听到一次，想想我……”

听罢娘俩的对话，我很内疚。虽没有听到过自己的鼾声，但模糊记得昌黎先生好像写过一首叫《嘲鼾睡》的诗，对打鼾有过生动的描绘，于是去网上查找。全诗很长，有270个字。在诗人眼里，打呼噜实在太可怕了：“雄哮乍咽绝，每发壮益倍。”随着卧姿的变换，打呼噜的声响高低起伏：“幽寻虱搜耳，猛作涛翻海。”而周围闻听打呼噜的反应着实恐怖：“马牛惊不食，百鬼聚相待。木枕十字裂，镜面生痱瘕。铁佛闻皱眉，石人战摇尾。”牛马惊得不吃东西了，鬼魂怕得聚在一起了；木枕被鼾声震出十字形裂纹，镜子都吓出鸡皮疙瘩来了；连铁佛和石人，都扭曲运动了起来，一个眉毛打架，一个双腿筛糠；“太阳不忍明，飞御皆愆怠。”甚至太阳都不愿意再明亮，驱动日月星辰运转的天官都没有干活的动力了。韩先生用一系列比喻、夸张的修辞手法，生动传神地表现了打呼噜者汪洋恣肆、光怪陆离的丑态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有打呼噜的坏毛病，每当身体累极，加之喝了黄酒之后，头晕乎乎，眼皮直打架，躺倒便睡，鼾声随之而起。妻子偶尔提起，我总以为不过是夫妻间的玩笑罢了，男人嘛，到了一定年纪，都会打鼾，嘿嘿一乐，应付过去，妻子也早已习惯，没成想实际上已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，竟然影响到了睡在隔壁的孩子的睡眠。如果再不加以注意，不但会诱发多种疾病，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。看来，止鼾已刻不容缓！

首先，戒酒是必须的。往常，每天晚餐前我会喝一杯，喝酒的习惯延续了四十多年。偶尔胃不好或神经痛发作没喝酒，发现晚上的鼾声会明显减轻。看来喝酒与打鼾的关联性挺大，为健康着想，只能放弃这个小小的嗜好。除了戒酒，还需要止鼾药物或器械助力。

网上咨询“云医生”后，得到的答复是，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公认的可以完全治愈打鼾的疗法，即便做手术，也不能保证彻底告别打鼾。手术太麻烦了，从最简单的止鼾办法开始试试吧。

我买了一种喷雾剂，睡前往咽喉处喷几下。第一次使用时，感觉药水所到之处有点轻松感，但有一股很浓的怪味，不好受。用了几天，妻说鼾声依旧，我也感觉这种办法不是很靠谱，赶紧继续寻找新的止鼾办法。

这回看中一款“阻鼾器”，阻鼾的原理是打开呼吸道，提高供氧量，解决呼吸受阻问题。由于止鼾心切，没完全看明白“阻鼾器”的详细介绍就匆忙下单，结果收到东西后一看，是一副类似假牙的东西，睡前放入牙齿中间咬住。我神经衰弱加神经痛多年，本来睡眠就

比较困难，这么大的东西放在口腔内怎能入睡？想想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赶紧退货了事。

这时，在一个朋友微信群里，看到唐老师转发的一篇公众号文，文中介绍了一款智能止鼾器，它通过智能算法判断出佩戴者的鼾声指数，实施微振动物理干预，以达到快速缓解打鼾的效果。我从小对高科技产品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并有一种莫名的信任感，这款“止鼾神器”虽然价格不菲，我还是很愿意尝试一下。很快，月牙形的止鼾器寄到了手里，小巧玲珑，工艺精致，重量只有十来克，夹在耳朵上不会就完全没有感觉了，不会影响睡眠。用了几次，感觉对轻度的打鼾有不错的止鼾效果，无奈我的呼噜声实在太大了，妻的反馈是：“你一声‘呼噜噜’，它一声‘滋滋滋’，两者配合默契，可以组合成乐队了，半夜三更，真是热闹煞了。”

每天熬到凌晨两点多，困了也不敢沉沉睡去，唯恐鼾声影响到家人睡眠，被窝里捏着手机一遍遍刷着新闻短视频，手机无数次滑落，碰到鼻梁、眼眶，还好距离短，没破相。夜里睡眠不够，白天补觉，日夜颠倒，生物钟极度混乱。

至此，“止鼾法”钻进了死胡同，“云医生”建议使用呼吸器或手术，但我还是挣扎着寻找别的止鼾办法。

我去翻了翻书，进一步了解到发出鼾声的起因，主要是软腭和腭垂发生震颤导致，为何会有震颤？盖因上呼吸道呼吸不畅导致，为何呼吸不畅？是受到某种器官或组织压迫造成，什么器官压迫？睡眠时，咽喉部肌肉向下坍塌。这下明白了，因为年龄或肥胖等原因，呼吸道狭窄，当气流通过狭窄处时，腭垂发生振动，因此发出了韩先生笔下丑态百出的呼噜声。

这一点，也被我的亲身经历所证明：我睡眠姿势很不好，喜欢侧卧，头弓着，脖子弯曲，咽喉部压迫感更强。找到了鼾声发出的原因，不妨从纠正睡眠姿势着手，我试着用“圆筒形颈椎枕”替代平时用的普通枕头，睡眠时将颈椎枕搁在脖子下，固定住头部位置，使其不能弯曲低头，以达到改善咽喉部通畅的目的。结果止鼾效果立竿见影，鼾声明显降低。

我的止鼾之路一波三折，好在终于有了一个不错的开端。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拒烟戒酒，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减肥方法，并坚持下去，止鼾路途虽漫漫，但前景一定是美好的、光明的，我坚信。

## 春天的来信

黄治

种子盼着奔向土地  
落蕾预约了开放的次序  
小羊蓄力要把巨石掀翻  
候鸟就地过年  
等待回飞的航线  
睡过了一个冬季之后  
那些物种会在合适的温度  
争着醒来

早晨，推开一扇窗门  
昨夜下过的雨  
氤氲在窗玻璃上  
纠缠成不规则的诗行  
云朵如果不再追赶云彩  
阳光再兴奋一点儿  
蓝天就不想打烊

有一些鸣叫设置了情爱的密码  
有一些盼归从送行已经开始  
春天已然来信  
城市加速运转  
乡村再次激活



## 春色

周建平 摄

我想奔向你  
春天

赵淑萍

春天 我想奔向你  
让柳条缀上我的头发  
让花瓣落在我的衣裳  
我将挣脱严冬的笨拙的躯壳  
奔向你

像解冻的河流 像苏醒的鹿鹿  
让春水流动在我的眼睛  
让阳光抚摸我每一寸肌肤

夜晚 我要在玉兰树下  
数那一只只白鸽子  
让每一只鸽子带着美好飞向你

春天 我想奔向你  
山间的笋芽已经破土而出  
万物因快乐而轻轻颤抖

我听到花开的声音 我听到拔节的声音  
所有的鸟衔着祝福而来  
那些祝福的歌化作珠子  
滑落在我们的心田  
我是明亮的轻盈的  
在春光 的润泽里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

## ■小小说

## 泥炮

岑燮钧

爸妈又吵架了，杨小鹿躲到了奶奶家。奶奶套他的话，他不想说什么，总是说不知道。奶奶不耐烦了，骂他是蠢蛋。她一会儿骂他亲妈，一会儿骂他后妈，自然，也免不了骂他爸爸。

“我妈现在在哪里？”  
“谁知道啊，上次听说嫁到华家去了，说不定又嫁到别的地方去了！”

“华家在哪里？”  
“就是你外婆家东边一个村——你问这个干吗？”奶奶定定地看了他一会，忽然警惕地问道：“你见过你妈了？”

“没啊，她在哪我都不知道。”

杨小鹿带着大黄狗走出了院子。奶奶问他去哪里，他说去外面玩一会。

他走在机耕路上，走着走着，村子甩得越来越远，对河出现了一个窑场。他记得，外公家的菜地就在窑场边。在这里，最好玩的游戏是外公给他做泥炮：把泥巴捏成碗的样子，里面放一颗小泥蛋，然后甩起手，往地上猛地摔覆下去，就会啪的一声，泥包爆裂，爆出一颗泥蛋来。

窑场里没有一个人，冷风窜来

窜去，地上乱长着草，残留着半截的砖头和碎瓦片。他忽然来了兴致，蹲下来，掏了一块泥巴，做了一个泥炮，猛地摔覆下去，“啪”一声，泥蛋果然跳了出来，掉在大黄狗前面。大黄狗顿了一下，伸头嗅了嗅，觉得没劲，跑开了。

杨小鹿又做了一个泥炮，一声“啪”，泥蛋子又跳了出来。

他带着黄狗，继续往前走，人渐渐多起来，又一个村子。这时，走过来一个老年男人，扛着一把铁锹，铁锹柄上挂着一个畚箕，里面放着一大捆菜蔬，有点像爷爷。当他从自己身边经过时，杨小鹿忽然叫住了他：

“爷爷，我想问你一下，这里是不是华家呀？”  
那个人点点头。

“你认得一个人吗，”杨小鹿情急之下一时竟说不出名字了，他抓抓头皮，羞得满脸通红，“她叫——她叫——李浓芬？”

这个人摇摇头。他后来又问了几个人，每问一次，他都决定不再问人了。他问的最后一个人是一个跟奶奶差不多年纪的老女人。

“李浓芬？这个名字好像听说过——”她想了一会。

“对，我妈，不——”他吐了吐舌头，结结巴巴，表示自己说错了，“她，她——是刚刚嫁过来的！”  
“刚刚嫁过来的？那就不对了——那我不知道！”老女人说完转身走了。  
杨小鹿顿时泄了气，变得沮丧起来。  
“李浓芬，李浓芬……”  
他轻轻念着这个名字，念着念着，就恍惚了，觉得这个名字也不真切起来。“李浓芬，李浓芬，李浓芬……”这么多年不叫，他都不敢确定妈妈的名字了，直到走上原先的机耕路时，冷风一吹，他似乎才清醒过来，终于确定，妈妈是叫李浓芬，是自己把自己给搞糊涂了。

杨小鹿小跑起来。很快地，他又看见窑场了。

这时，大黄狗“汪汪”叫了两声，他发现前面走过来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。小孩五六岁的样子，老人提着一篮菜蔬，跟小孩说着什么，听见狗叫，站在了小孩的外侧。杨小鹿的心不由跳起来，因为他觉得这个老人很面熟，就像外公，但他又怕认错人。当两个人交会时，他又看了他一眼。老人盯着狗，大黄狗被老人一起，跑在了前面。杨小鹿跟上去，他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那个老人，忽然站住了，叫了一声“外公”，声音不是很响，随即又大喊一声，并且做好了如果喊错就马上跑掉的准备。老人果然转过身来，他也停住了，定定看着杨小鹿，仿佛在

问：是你叫我？

杨小鹿觉得没错，应该是外公，他走上去，小声地说：

“我是鹿鹿，外公……”

“是鹿鹿？长这么高了？！”老人很惊讶，“你是杨小鹿？”

杨小鹿点点头。老人兴奋起来，走到他身边，摸摸他脑袋，“啊呀，都长这么高了……”杨小鹿不记得有多久没见外公了，好像妈妈走后，他就再没去过外公家。这时，他才明白，刚才他在华家畷问路的那个割菜蔬回来的老人，其实是外公。

“那你……要不……一起去外婆家？你外婆让我来割菜，这不，我刚从窑场边过来……一起去外婆家吃饭……”

杨小鹿就推说奶奶已经烧好饭，在等他了。那个小孩诧异地看着他，老人这也会注意到小孩，低头对小孩说：“快叫哥哥！”

小孩叫了，杨小鹿不好意思地“嗯”了一下，就含糊过去了。

“你妈到外面去做生意了，她把你弟弟放在我们这里……”

“我弟弟？”但他马上明白过来，很可能，妈妈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就像自己又有了一个妹妹一样。他心里忽然有点难过。

“你跟你妈有联系吗？”

杨小鹿摇摇头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时，刚才相认时的兴奋消失了，两个人都尴尬起来。“外公，那我走了……”杨小鹿慢慢转过身去。

“那你不去外婆家了？”

杨小鹿走得很慢很慢，怎样告别，成了问题。终于，他憋红了脸，说出这么一句话：“外公，等我长大了再来看你！”然后，转身就跑。他边跑边又回头看了一下，听见外公说“路上小心，赶快回家”，他的眼睛有点湿润，尽管没有大喊出来，但在心中，他又把这句话大喊了一遍：

“外公——等我——长大了——再来——看你！”

这句话似乎在旷野间回响。他跑了好长一段路才停下来，只觉得喉咙有点发热。他咳嗽了两声，又回头看，只见外公牵着那个小孩的手，向前慢慢走去。那个小孩，仿佛就是小时候的自己。这时，外公和他一起在窑场玩泥炮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他面前，似乎比来时的回想更清晰了。

天上下起了蒙蒙细雨，杨小鹿又跑起来。他越跑越快，田野迅速向后退去……